

日出

作者：曹禺

曹禺全集

日出

曹 禺 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“天之道其犹张弓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——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

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七十七章

“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。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……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。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”

——《新约·罗马书》第二章

“……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！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不言。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。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。因为全地荒废。我观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；我观看天，天也无光；我观看大山，不料，尽都震动，小山也都摇来摇去；我观看，不料，无人；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。我观看，不料，肥田变为荒地。一切城邑……都被拆毁。”

——《旧约·耶利米书》第五章

“……弟兄们……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……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未尝白吃人的饭。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作工。……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工作，就不可吃饭。”

——《新约·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

“……弟兄们，我……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。是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……”

——《新约·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

“……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……”

——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

“……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必复活。……”

——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一章

.....

.....

.....

“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！”

——《启示录》第二十一章

人 物

陈白露——在××旅馆住着一个女人，二十三岁。

方达生——陈白露从前的“朋友”，二十五岁。

张乔治——留学生，三十一岁。

王福升——旅馆的茶房。

潘月亭——××银行经理，五十四岁。

顾八奶奶——一个有钱的孀妇，四十四岁。

李石清——××银行的秘书，四十二岁。

李太太——其妻，三十四岁。

黄省三——××银行的小书记。

黑三（即男甲）——一个地痞。

胡四——一个游手好闲的“面首”，二十七岁。

小东西——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，十五六岁。

（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内）

时 间 早 春

第一幕 在××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。

——某日早五点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当日晚五点。

第三幕 在三等妓院内。

——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。

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时间紧接第三幕，翌日晨四时许。

第一幕

是××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，正中门通甬道，右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，与观众左右相反——通寝室，左通客厅，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的圆线状窗户。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楼，所以虽在白昼，有着宽阔的窗，屋里也嫌过于阴暗。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，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。

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，现代式的，生硬而肤浅，刺激人的好奇心，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。正中立着烟几，围着它横地竖地摆着方的、圆的、立体的、圆锥形的小凳和沙发。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垫。沿着那不见棱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。在左边有立柜，食物柜，和一张小几，上面放着些女人临时用的化妆品。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，月份牌，和旅馆章程。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，画报，酒瓶和烟蒂头。在沙发上，立柜上搁放许多女人的衣帽，围巾，手套等物。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。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，玻璃杯，暖壶，茶碗。右角立一架阅读灯，灯旁有一张圆形小几，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，放些烟具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，如西洋人形，米老鼠之类。

〔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，指着五点半，是夜色将尽的时候。幕开时，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圈光明。窗前的黄慢幕垂下来，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，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。〕

〔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。正中的门呀的开了一半。〕

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，室内豁然明亮。陈白露走进来。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，颜色鲜艳刺激，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，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。她发际插一朵红花，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髻髻，垂在耳际。她的眼明媚动人，举动机警，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。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；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。她爱生活，她也厌恶生活。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，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。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，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。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，有它自来的残忍！习惯，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，是最狠心的桎梏，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，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（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），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。因为她试验过，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，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，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；终于，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，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，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。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，她很骄傲，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。但她只有等待，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，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。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，她走去打开门，发现那来客，是那穿着黑衣服的，不做一声地走进来。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，为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，而平庸，痛苦，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。

〔她现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。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盖着嘴，打了个呵欠。

陈白露（走了两步，回过头）进来吧！（掷下皮包，一手倚着当中沙发的靠背。蹙着眉，脱下银色的高跟鞋，一面提住气息，一面快意地揉抚着自己尖瘦的脚。真地，好容易到了家，索性靠在柔软的沙发上舒展一下。“咦！”忽然她发现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。她套上鞋，倏地站起，转过身，一只腿还跪在沙发上，笑着向着房门）咦！你怎么还不进来呀？（果然，有个人进来了。约莫有二十七八岁的光景，脸色不好看，皱着眉，穿一身半旧的西服。不知是疲倦，还是厌恶，他望着房内乱糟糟的陈设，就一言不发地立在房门口。但是女人误会了意思，她眼盯住他，看出他是一副惊疑的神色）走进来点！怕什么呀！

方达生（冷冷地）不怕什么！（忽然不安地）你这屋子没有人吧？

陈白露（看看四周，故意地）谁知道？（望着他）大概是没有人吧！

方达生（厌恶地）真讨厌。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。

陈白露（有心来难为他，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）有人又怎样？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？

方达生（望望女人，又周围地嗅嗅）这几年，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

陈白露（挑衅地）怎么，这个地方不好么？

方达生（慢声）嗯——（不得已地）好！好！

陈白露（笑着看男人那样呆呆地失了神）你怎么不脱衣服？

方达生（突然收敛起来）哦，哦，哦，——衣服？（想不起话来）是

的，我没有脱，脱衣服。

陈白露（笑出声，看他怪好玩的）我知道你没有脱。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客气，不肯自己脱大衣？

方达生（找不出理由，有点窘迫）也许，也许是因为不大习惯进门就脱大衣。（忽然）嗯——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？

陈白露 冷？——冷么？我觉得热得很呢。

方达生（想法躲开她的注意）你看，你大概是没有关好窗户吧？

陈白露（摇头）不会。（走到窗前，拉开幔子，露出那流线状的窗户）你看，关得好好的。（望着窗外，忽然惊喜地）喂，你看！你快来看！

方达生（不知为什么，慌忙跑到她面前）什么？

陈白露（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划一下）你看，霜！霜！

方达生（扫了兴会）你说的是霜啊！你呀，真——（底下的话自然是脱不了嫌她有点心浮气躁，但他没有说，只摇摇头）

陈白露（动了好奇心）怎么，春天来了，还有霜呢。

方达生（对她没有办法，对小孩似地）嗯，奇怪吧！

陈白露（兴高采烈地）我顶喜欢霜啦！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霜。你看霜多美，多好看！（孩子似地，忽然指着窗）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像我么？

方达生 什么？（伸头过去）哪个？

陈白露（急切地指指点点）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，这一块，（男

人偏看错了地方)不,这一块,你看,这不是一对眼睛!这高的是鼻子,凹的是嘴,这一片是头发。(拍着手)你看,这头发,这头发简直就是我!

方达生(着意地比较,寻找那相似之点,但是——)我看,嗯——(很老实地)并不大像。

陈白露(没想到)谁说不像?(孩子似地执拗着,撒着娇)像!像!像!我说像!它就像!

方达生(逆来顺受)好,像,像,像的很。

陈白露(得意)啊。你说像呢!(又发现了新大陆)喂,你看,你看,这个人头像你,这个像你。

方达生(指自己)像我?

陈白露(奇怪他会这样地问)嗯,自然啦,就是这个。

方达生(如同一个瞎子)哪儿?

陈白露 这块!这块!就是这一块。

方达生(看了一会,摸了自己的脸,实在觉不出一点相似处,简单地)我,我看不大出来。

陈白露(败兴地)你这个人!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,简直是没有办法。

方达生 是么?(忽然微笑)今天我看了你一夜晚,就刚才这一点还像从前的你。

陈白露 怎么?

方达生（露出愉快的颜色）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。

陈白露 你……你说从前？（低声地）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？（她仿佛回忆着，蹙起眉头，她打一个寒战，现实又像一只铁掌把她抓回来）

方达生 嗯，怎么？你怎么？

陈白露（方才那一阵的兴奋如一阵风吹过去，她突然地显着老了许多。我们看见她额上隐隐有些皱纹，看不见几秒钟前那种娇痴可喜的神态，叹一口气，很苍老地）达生，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，是一个孩子么？

方达生（明白她的心情，鼓励地）只要你肯跟我走，你现在还是孩子，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。

陈白露（摇头，久经世故地）哼，哪儿有自由？

方达生 什么，你——（他住了嘴，知道这不是劝告的事。他拿出一条手帕，仿佛擦鼻涕那样动作一下，他望到别处。四面看看屋子）

陈白露（又恢复平日所习惯那种漠然的态度）你看什么？

方达生（笑了笑，放下帽子）不看什么，你住的地方，很，很——（指指周围，又说不出什么来，忽然找出一句不关轻重而又能掩饰自己情绪的称誉）很讲究。

陈白露（明白男人的话并不是诚意的）嗯，讲究么？（顺手把脚下一个靠枕拿起来，放在沙发上，把一个酒瓶轻轻踢进沙发

底下，不在意地）住得过去就是了。（瞌睡虫似乎钻进女人的鼻孔里，不自主地来一个呵欠。传染病似地接着男人也打一个呵欠。女人向男人笑笑。男人像个刚哭完的小孩，用手背揉着眼睛）你累了么？

方达生 还好。

陈白露 想睡觉么？

方达生 还好。——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那些人在跳，我一起首就坐着。

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？

方达生（冷冷地）我告诉过你，我不会跳舞，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地乱蹦跹。

陈白露（笑得有些不自然）发疯，对了！我天天过的是这样发疯的生活。（远远鸡喔喔地叫了一声）你听！鸡叫了。

方达生 奇怪，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？

陈白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。（看表，忽然抬起头）你猜，现在几点钟了？

方达生（扬颈想想）大概有五点半，就要天亮了。我在那舞场里，五分钟总看一次表。

陈白露（奚落地）就那么着急么？

方达生（爽直地）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；在那种热闹地方总有点不耐烦。

陈白露（理着自己的头发）现在呢？

方达生（吐出一口气）自然比较安心一点。我想这里既然没有人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。

陈白露 可是（手掩着口，又欠伸着）现在就要天亮了。（忽然）咦，为什么你不坐下？

方达生（拘谨地）你——你并没有坐。

陈白露（笑起来，露出一半齐整洁白的牙齿）你真是书呆子，乡下人，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没有等我让坐的。（走到他面前，轻轻地推他坐在一张沙发上）坐下。（回头，走到墙边小柜前）渴的很，让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你，好么？（倒水，拿起烟盒）抽烟么？

方达生（瞪她一眼）方才告诉过你，我不会抽烟。

陈白露（善意地讥讽着他）可怜——你真是个好人！（自己很熟练地燃上香烟，悠悠然呼出淡蓝色的氤氲）

方达生（望着女人巧妙地吐出烟圈，忽然，忍不住地叹一声，同情而忧伤地）真地我想不到，竹均，你居然会变——

陈白露（放下烟）等一等，你叫我什么？

方达生（吃了一惊）你的名字，你不愿意听么？

陈白露（回忆地）竹均，竹均，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。达生，你再叫我一遍。

方达生（受感动地）怎么，竹均——

陈白露（回味男人叫的情调）甜的很，也苦的很。你再这样叫我一
声。

方达生（莫名其妙女人的意思）哦，竹均！你不知道我心里头——
（忽然）这里真没有人么？

陈白露 没有人，当然没有人。

方达生（难过地）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不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
里头是多么——

〔——但是由右面寝室里蹒跚出来一个人，穿着礼服，硬
领散开翘起来，领花拖在前面。他摇摇荡荡的，一只袖管
没有穿，在它前后摆动着。他们一同回过头，那客人毫不
以为意地立在门前，一手高高扶着门框，头歪得像架上熟
透了的金瓜，脸通红，一绺一绺的头发搭下来。一副白金
眼镜挂在鼻尖上，他翻着白眼由镜子上面望过去，牛吼似
地打着嚏。

进来的客人（神秘地，低声）嘘！（放正眼镜，摇摇晃晃地指点着）

陈白露（大吃一惊倒吸一口气）G e o r g y !

进来的G e o r g y（更神秘地，摆手）嘘！（他们当然不说话了，于是
他飘飘然地走到方达生面前，低声）什么，心里？（指着
他）啊！你说你心里头是多么——怎么？（亲昵地对着女
人）白露，这个人是谁呀？

方达生（不愉快而又不知应该怎么样）竹均，他是谁？这个人

谁？

进来的乔治（仿佛是问他自己）竹均？（向男人）你弄错了，她叫白露。她是这儿顶红，顶红的人，她是我的，嗯，是我所最崇拜的——

陈白露（没有办法）怎么，你喝醉了！

张乔治（指自己）我？（摇头）我没有喝醉！（摇摇摆摆地指着女人）是你喝醉了！（又指着那男人）是你喝醉了！（男人望望白露的脸，回过头，脸上更不好看，但进来的客人偏指着男人说）你看你，你看你那眼直瞪瞪的，喝得糊里糊涂的样子！Pah（轻慢似地把雪白的手掌翻过来向外一甩，这是他最得意的姿势，接着又是一个噎）我，我真有点看不下去。

陈白露（这次是她真看不下去了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
方达生（大了胆）对了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（两只质问的眼睛盯着他）

张乔治（还是醉醺醺地）嗯，我累了，我要睡觉，（闪电似地来了一个理由）咦！你们不是也到这儿来的么？

陈白露（直瞪瞪地看着他，急了）这是我的家，我自然要回来。

张乔治（不大肯相信）你的家？（小孩子不信人的顽皮腔调，先高后低的）嗯？

陈白露（更急了）你刚从我的卧室出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张乔治 什么？（更不相信地）我刚才是从你的卧室出来？这不对，——不对，我没有，（摇头）没有。（摸索自己的前额）可是你们先让我想想，……（望着天仿佛在想）

陈白露（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望着男人）他还要想想！

张乔治（摆着手，仿佛是叫他们先沉沉气）慢慢地，你们等等，不要着急。让我慢慢，慢慢地想想。（于是他模糊地追忆着他怎样走进旅馆，迈进她的门，瞥见了那舒适的床，怎样转东转西，脱下衣服，一跤跌倒在一团柔软的巢窠里。他的唇上下颤动，仿佛念念有词；做出种种手势来追忆方才的情况。这样想了一刻，才低声地）于是我就喝了，我就转，转了我又喝，我就转，转呀转，转呀转的，……后来——（停顿了，想不起来）后来？哦，于是我就上了电梯，——哦，对了，对了，（很高兴地，敲着前额）我就进了这间屋子，……不，不对，我还更进一层，走到里面。于是我就脱了衣服，倒在床上。于是我就这么躺着，背向着天，脑袋朝下。于是我就觉得恶心，于是我就哇啦哇啦地（拍脑袋，放开平常的声音说）对了，那就对了。我可不是从你的卧室走出来？

陈白露（严厉地）Georgy，你今天晚上简直是发疯了。

张乔治（食指抵住嘴唇，好莱坞明星的样子）嘘！（耳语）我告诉你，你放心。我并没有发疯。我先是在你床上睡着了，并